

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 2008 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式启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38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和活动空间。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同语固定于每周三推送个人口述故事，这一次，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北京拉拉社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余年间的发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发展的大致脉络。**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介绍 2008 年之后北京拉拉社区的转型与发展。**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发展脉络

1997 年以前：同志社区的萌芽

1998 年至 2003 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2004 年至 2007 年：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

2008 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 做一些

更深层意义上的东西 ”

北京

拉拉沙龙

2008 年的核心词汇是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年、奥运会、金融危机、4 万亿财政投入、大雪灾、大地震……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的巨大变化和全中国的激烈转型。而在回顾 2008 年（包括口述史访谈采集到的一部分 2009 年的历史）北京拉拉社区历史的时候，转型又再

一次地显著出现。这或许是时间上的巧合，或许有某种必然的相关性，但这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探讨，目前本文还不能下结论。已经多元发展的拉拉社区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小组其实在转型的问题上并不是协调统一的，它们的发生各有原因，所处的阶段也不完全相同。

2009年，北京拉拉沙龙搬到了三元桥的J吧（“界吧”）。搬家的原因是沙龙和百万庄园的几次沟通总是不愉快，最终促使了安可下定决心又一次将沙龙搬家：“有几次也是这个餐厅（指百万庄园）的人还是不太合作，我就感觉特别不好，有几个人就撺掇我说，你还是搬过去吧怎么怎么样，那我说那就搬就搬吧”。

其实，在搬到三元桥之前，无论是在金芭蕉、乐杰士还是百万庄园餐厅，沙龙的位置都在朝阳门的丰联广场附近，换句话说，沙龙所处的地段其实一直没有变动过。**但搬到三元桥这一次，对它来说却成了一个全新的起点。**尽管在安可看来，这间新的酒吧“设施比较齐全”，有全套的投影设备以及台球等娱乐设施，采光上看“也比较明亮”、“空间比较独立”，同时酒吧“老板还比较合作”，但对于更多沙龙的老成员来说，全新的环境和服务却反而使他们感到的是陌生、紧张甚至不适。在他们看来，新沙龙不仅地段偏僻，乃至不少常年生活在北京的拉拉都找不到它的位置，而且这一偏僻的地理位置还使得不少参加沙龙的中年拉拉们感到“不安全”，因为出现在这个非大众的环境中成为了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强调”或者说“标识”，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出现在一个购物商场的快餐厅里显得那么“自然”或者说具有安全的身份隐蔽性。**宝贝**

猫曾经告诉我们，她觉得以前沙龙的环境是比较开放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里拉拉会感到安全，但新的环境却实际上是封闭的，感觉像是“躲在一个角落里”：

宝贝猫：

我在一个商场里，一个咖啡座，逛街逛累了，（在这休息一下）我怎么不能啊，对不对？我到这边办事，我饿了进来吃顿饭，怎么不行啊？

（环境）就会变得很宽松，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到那个地方出现都很正常，这是一个除了胡锦涛，人人都会出现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三十五岁、四十岁以上的拉，她想出来活动，她跑那个地方去，找一个叫“界吧”的地方进去，如果被人看见，这事不好交代了。……反而她更有压力了，别人觉得她是刻意的去。

此外，除了环境的偏僻以及封闭性，与此前沙龙所在的乐杰士和百万庄园等大型连锁餐饮店不同，**酒吧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小本生意，这也导致了一些拉拉对于新沙龙在消费以及服务上的不满意。**

宝贝猫：

其实沙龙一直收费，但是到那（指搬到J吧）以后，为什么你会感觉到那种收费？——我曾经跟闲说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要收这个最低消费这个标准，我说这个其实挺不好的。……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服务质量的问题，因为在百万庄园和乐杰士，因为人家毕竟是连锁店吧，人家那服务质量还能够保障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下回来我还点这个，甚至我来了，我得吃个那个对吧。可是他那个地方，三元桥那地方，他的服务质量很差，那的水什么玩意啊，他告诉我那个最低消费，这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种感觉。

2009年，作为沙龙主要主持人的宝贝猫暂时淡出了沙龙。关于宝贝猫离开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她告诉我们新沙龙距离自己的家太远了，来回很不方便，时间表也跟自己对不上，所以就不太去了；主观原因来讲，宝贝猫则是认为自己作了两三年的沙龙主持人，也“需要沉淀一下，长时间沙龙里讨论的话题大部分上都是这些，谈来谈去你需要一个激情。你一开始服务帮她们解决，组织大家互相（帮助），如果一直都在帮助这些事情，她一波一波同样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在重复……有一种没有效果的感觉，好像你帮助了一批人，然后这些人她们明白了，不再出现了，然后换成另外一拨人，然后这些人又带着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宝贝猫发现，在拉拉社区里面存在心理问题的人可能确实相对较多，由此她也总结自己几年在沙龙的工作，认为这些年的志愿工作“简化完了就剩下一点了——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跟她们谈的话，我就想告诉她们，你得学会做人……最后就剩这一点了。我跟你讲一千道一万，代替不了你自己的行动”。在这样一种夹杂着些许疲惫与困惑的心情下，宝贝猫决定暂时告别沙龙一段时间，让已近中年的自己也能够休整一下。



图片来源：wp.styletc.com

沙龙地点的变化和主要人员的离开也促使沙龙的主要组织者安可有了更多的想法。安可觉得，从沙龙搬到三元桥这个新地点开始，“沙龙从环境、地点……从做的东西，从我个人对她的期望、要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她所期望的沙龙应该能够更多地做出一些“像样的话题”，让“来的人明显看到是什么，谈的是什么东西”，做出“一个现实的沙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你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其实没有它的意义……因为你做的时候，你不仅仅局限于平台的，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兴趣再做——谁都可以建立这个平台，几个人搭这个架子，酒吧不是一样么？”所以安可希望沙龙在开办已近五年之后，能够更多地“做一些更深层意义上的、做一种改变的东西。”

当然，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选择做出任何的改变，总都不是件简单顺利的事情。在安可看来，沙龙要想做一些“转型”，还是面临着几个主要问题的困扰。首先是在沙龙的目标定位方面。安可说，自己在最初

做沙龙时，其实也希望沙龙能够有更好的记录、留下一些文字性的东西，但她认为这首先依赖于好的组织者、策划人和主持人，“需要相应的一些真正能够有一些思想的人去参与这样的话题”；但同时，她又认识到，“有的时候，我只能说尽量去做，你想到的可能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要求每一个人，只能是说尽量能够做到就好了。如果做不到的话，那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做不到就做不到吧，你不能要求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做出一个像样东西来的话，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的——可是这个你不能强求。”

其次是在资金方面。一方面，“同志这一块，NGO这一块，女同这一块，其实资金是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没有钱，有些东西你也做不了，特别是你要做得更专业的时候，做更进一步的时候，那不是靠几个人支个架子就可以做起来的，就真的需要资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安可认为自己目前的“路子还不是特别的宽”，另外申请资金这件事情，“其实蛮辛苦的，你要跟不同的人去沟通这件事情，找人来参与这个，找嘉宾、找人来参与这个，那这个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大”，而只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显得有些不太现实。

安可：

这点上我也很矛盾。矛盾在哪呢？就是说，如果做一个项目的话，你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单独能够承担一个完整的项目的东西；那你去管人要钱的时候，这个东西……有钱有什么好处，你必须把

这个东西做出来，所以的话，你就要掂量着不是什么钱都能要，不是有钱就是好的事情。



与资金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员的管理问题，特别是沙龙志愿者的管理。对安可来说，由于长期以来自己都是利用全职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来做拉拉沙龙，因此她本人很难再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对沙龙的志愿者来说，要做得更专业化以达到申请资金和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等目标，那就显得更加困难了，因为这不仅与资金有关，实际上也与组织的制度设计等有关系。

安可：

志愿者相对来说好找，但是志愿者她是需要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理解，她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钱，你没有那么多钱付给人家，专业的东西就要专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里面，那谁都在养

家糊口，谁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花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为你做一个不挣钱的很专业的东西？……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是草根的初级阶段么，它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有专业的人来去做，做专业了，那么就不是靠个人的东西了，就是大家把这个组织的规模做的非常专业化之后，那你某个人不在，他不在就可以再换一个。……如果我们不专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靠某个人。那这个专业怎么做，那肯定是钱很重要……就是你真的让她全心的、全职的做一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去一点一点感悟你这个企业、你这个组织的文化，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她去做出一些东西。

因此，由于沙龙面临着目标、资金和人员等几方面的困难，安可觉得自己目前更多的也还是在思考和权量的阶段。不过**她仍然告诉我们她对于沙龙更远的期望，那就是沙龙能够发展成为更专业化的运作体系，这样即便她个人有一天不再参与沙龙的工作，北京拉拉沙龙仍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沙龙作为下午场聚会的功能就会随之减少，相反安可觉得这一点应该坚持下去。宝贝猫也在访谈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安可深知推动任何的改变都“是一步一步的”，而随着事情发展到不同的阶段，自己的一些目标和想法也会随之“重新设定”——“对于要做什么，会比以前明确、清晰，会想到‘我到底要做什么’。”而**对于沙龙和她自己来说，2009年与纪安德合办的“女同发展论坛”，就是沙龙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2009年，北京拉拉沙龙与纪安德合办的“女同发展论坛暨北京拉拉沙龙五周年”

(图片来源：“同志亦凡人”网站

queercomrades.com)

访谈员：

那像跟纪安德做这个论坛呢？算尝试么？

安可：

跟纪安德的这次论坛是我想做的。最初他们想做一个培训，因为沙龙五周年么，我说我们是不是把一些小组的代表招过来，以这个书的发布为名，做一个五年的成果的发布会之类的。郭雅琦（纪安德的负责人）说，就找几个专家给她们讲讲课。后来我想，专家都讲什么呀，讲那些东西她们能听么，每次开会都讲，讲一些什么所谓的社会性别呀，多元平等啊，我觉得那些小组真的，真正理解这个，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很多问题，去理解这个问题的人，真的太少了。这个东西

你再让她，还讲这些东西，她也听够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后来我说，要不我们分几个议题，去做这样一个论坛吧。其实我觉得我想到发展论坛呢，这个想法也是基于一个沙龙——就是了解很多人的状态，她们的需要，就是从她们的生活层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做同志运动这一块，你一定要跟主流的文化结合在一块……如果你完完全全去搬国外的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太相通的。



何小培（左）在“女同发展论坛”发言

在女同发展论坛结束后，安可认为现在沙龙的目标除了要继续坚持做好下午场和一些更多元的社区活动（比如晚会、郊游等）之外，也要努力增加和其他小组的合作，并希望以后每年都能够做一次类似女同发展论坛这样的会议活动。



作者 / Asuka

编辑 / 艾琳

转载本文请注明出处



同 语
Common
Language



同语关注中国在性倾向或性别身份上遭受压迫的群体，旨在通过社群动员、公共教育和政策倡导，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议题的认知，消除歧视，争取平等权益。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